

飲水思源

一九九零年三月於多倫多

不了情

病後不到一個星期，就參加這次禪七，結七後雖然康復了，卻沒有像過去一貫的情況，立刻寫報告。過往的禪七文字，我閒時亦有翻出來看，但並不滿意。雖然師父在第一篇報告上說：「平實」可讀。但是在一個不願意追憶往事的我，總覺得沒有什麼意義的。在回到加拿大後，接到妹妹的遠洋電話，說母親危在旦夕；於是我立刻趕回香港，這次禪七報告，並沒有打算寫的。可是經過兩個月後，再返回多倫多，又接到禪七中心的信，說我沒有把報告交出。於是把這次禪七報告，還留下的塵影，和這兩個月的情況，一起記下來，但已經超出禪七報告的範圍了。

十年

當我第一次到東初禪寺，參加有生以來第一次的禪七，是抱著了解和學習的心態去，看看參禪的力量，是不是正如語錄中記載一樣；能夠使參與的人，啟發對三寶的信心，為了利益眾生而精進修行，與及對我這個學佛多年，仍未得力的有所幫助。在那七天的過程中，在師父恩威並濟，婉言開示和棒喝加持的情況下，在我確是得未曾有，和過去閱藏體驗的又截然不同，在最後一次小參時，我對師父說出這次的來意，師父隨著問我：回家後還能夠每天用打坐的方法修行嗎？我回答說：大概不會，因為每天除了工作外，閱經是我修行的常課。師父隨即以嚴肅的態度對我說：「你應該把七天學到的，回去好好珍惜和利用，每天都要打坐.....」自此以後，我每天都打坐，但對師父指導的方法，自然不能用得上力，在不明白的時候，就到禪中心請教師父；同時利用每年的工作假期，繼續參加禪七，在方法的運作上，經師父的體察和指導底下，有了三次的改變。大致上是由動的變到靜的一面，而時間上，不經不覺過了十年。

參學

在一次禪七過後，我的生命好像注入新的力量，在日常工作和讀經，都很起勁，時常感激師父哺育恩深，更想到要「將此身心奉塵刹」的宏願；為師父分擔勞苦。師父知道我年青時曾經追隨慈祥法師學習經教，所以對我指導也有所不同，他在寄給我的一次信中說：「修學佛法，首在正知正見，然後參訪善知識，至於用功，端在自己，配合身心狀況，不求急功，不使懈怠，日進又進，向著各自的因緣所在處，奮勉即可.....」我和師父的對話一直很少，除了小參的時候，談到修行上的問題，其他的話很少涉及，而我也一直依著他的指導禪修，這不是言說能夠表達得到的。

養身

這一次禪七，是我第一次拖著極疲倦的身軀前去參加。師父一看就知道怎樣一回事，在第二天小參時，師父說：「這次禪七的你就好好地這裡養身。」當時我心裡想：趙州和尚，七十歲尚在行腳僧的行列，我還未到六十，難道就衰老到不能用功嗎？時間一天天的過去，打坐卻很順利，雖然每次禪七的體驗是不同，這次在第二天發生多次的錯覺經驗。第三天感覺到身體的重量失掉，像一根羽毛似的輕巧，很自然的經過七天，體能也恢復過來。許多人都在禪堂染上感冒，我卻幸運免疫。在最後一次小參的時候，師父問我說：「你多年來打禪七，得到些什麼好處？」我說：「好處太多了；第一，對經教方面，從文字而多了解義理，過去只能覆講曾經學習過的佛經，現在對新接觸的，都有親切的感受。第二，感情上穩定許多，不容易衝動。第三，身體比十年前更健康，這是醫生診驗報告的。接著我請示師父，目前加拿大外道擴張等。等問題，師父說：「你回去護持佛法吧！」

家書

去年農曆年底回香港，到現在已過了兩個月，這期間每天早上，七時半去鏡湖醫院，到晚上八時半回來。每天十三小時，陪著母親，除了為她餵食物，穿衣，扶她起床小坐，調理果汁，奶粉飲料等外，就只有一句佛號.....母親在去年十一月返大陸佛山，起初因天氣冷而染上支氣管炎，後轉成肺炎，

到發高燒的時候，昏迷不懂人事，由他人送到醫院。院方醫生和護士都不足夠，病情因此更嚴重，院方通知三妹立刻到佛山協助護理，三妹和五妹等一同去，見到她的時候，她的手腳和頸部都腫脹，不能進食。在x光檢查後，醫生說是腸癌，院方不能做手術，只好轉送回澳門治療。鏡湖醫院在素描檢查後，腹部一切正常，但因不能進食，胃和肺都不能檢查。後來試用食道鏡從口腔插入，但到喉部已出血，同時螢幕上見到癌細胞在擴散，於是診斷結果，是食道癌擴散，不能治療；壽命在旦夕，或數日之間，同時因數週沒有進食，只有依靠吊針營養維持，但神智反而清醒過來。醫生說這情況直至餓死為止，三妹遵從醫生吩咐為她準備做後事，放一大相，預備大殮時用.....我接到電話，便立刻買機票回去，理由有三點：一、希望能見她最後一面。二、不想在人死後花費無意義的開支。三、代她辦死後的事。因為妹妹們都已有自己的家庭和負擔，這應該是做兒子的責任.....自從七五年離開香港，母親只在加拿大住過兩次，一共兩年；其他的日子，都是住在妹妹們家裡，要她們照顧，我是問心有愧的。她在無聊和寂寞底下，才常常回去大陸小住。大陸的友人，只看在她的金錢份上，而獻出熱情，她是知道的。但世人何嘗不是在精神空虛和寂寞底下，把金錢奉獻給教會，和買醉買笑呢？.....當我到醫院後見到她精神很好，但體重仍在下降，由一百六十磅跌至七十磅左右；手指和腳趾，都因打吊針在靜脈血管而糜爛不堪，她受的除了皮肉痛苦，還要忍受飢餓，在回去的第三星期，她連聲線也嘶啞，這在無藥物可治之下，我能夠做些什麼？就只有一句佛號，期望如果她世緣未盡就早日康復，否則能帶業往生，不再受病苦的折磨。.....由初病起，過了兩個月才開始讓少量的水通過食道，於是把葡萄糖水加進水去，接著慢慢飲橙汁，粥水，麥片，奶粉，而且每天都多嚥下一些，三星期前，吊針因進食而終止，院方決定再檢查，這次癌細胞消失而診斷是食道裂孔散，只是連接胃部的食道很窄，任何流質食物都可以進食。不過仍未能夠吃飯，一週後，食量增加，體重也緩慢恢復，雖然經過三個月沒有行動，她竟然能自己行動，醫生說這是奇蹟.....她的剛強性格也恢復過來。她當時的體能很弱，非常容易跌斷手腳，就算過幾個星期出院，也要人照顧的。她知道這三個月用去很多錢，是由兒女們分擔的，因為我沒有福報，所以連累姊妹們。

在三藩市，看到弟弟寄給家姐的信，他年來近況，也明瞭一二。我一向很懶執筆，更加上福薄言輕，但在告知他母親病況前後，還是要多口談幾句。在我體驗到人生的苦樂，都是由每個人過去思想行為而成就的，思想行為的運作，就隨著產生一種力量，一般人都是被這業力支配著，生命無止息地生生死死。所以做人只有面對現實，腳踏實地去創造將來，對一切逆境都承擔。譬如一個負債的人，不還債是不可以的。只有隨著惡劣的際遇，更加發奮，不誇張，不幻想，這一生就算不能好轉，但事實上已經種下好的因，將來有好的助緣，便能得到好的收穫，因此做人有幾點要注意的：一、有規律健康的生活，減少不良嗜好。二、做事清楚認真，手在那裡心就在那裡，不做白日夢。三、把自我中心減輕一些，不要事事為自己打算，多體諒和幫助他人，他人得到快樂，自己自然也樂在其中的。